

我国红色电影的话语形态嬗变

■文/何晓清

伴随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人类传播媒介更加多元,影像成为信息输送的重要渠道,视听技术的应用范围越加广泛,电影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在电影体系中,红色电影占据重要位置,承担着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任务,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性。我国红色电影历经数十年发展,话语形态发生变化,与中国社会现实紧密相关。

一、坚持国家话语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确立红色政权,需要通过电影引领主流意识形态。此时电影成为重要的宣传工具,国家推行了一系列举措强化红色政权,对电影艺术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此时中国已经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结束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朝着新时代迈进,全国人民高举着马克思主义旗帜。由于战争持续多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百废待兴,国家迫切需要巩固政权,向人民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使人民主动支持社会主义建设,为国家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电影不再成为权贵阶层的专属,其服务对象转向了全体民众;电影放映不再局限于城市,其在农村地区也得到了普及。文艺工作者制作了一批红色经典电影,如《南征北战》、《红日》、《党的女儿》等,完成了对红色革命历史的规范化叙述,使人们树立了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在这一时期,红色电影的特点如下:第一是宣传了红色政权。红色电影成为红色政权的捍卫者,成为红色革命理论的宣传者,成为红色革命话语的记录者。电影中的共产党员不仅是革命英雄,更是处在困窘生活中的百姓的解救者,带领中国人民摆脱了水深火热的生活。国家话语权的渗透使电影成为红色政权的重要符号,无产阶级革命理想的照耀使电影培育了一批怀揣崇高理想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第二是构筑了红色记忆。红色电影呈现了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社会现实,极具年代感和沧桑感,诠释了革命精神,纪念了革命英雄。电影中的英雄人物虽然各有差异,却无一例外地投入到了中国革命事业之中,为巩固

红色政权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闪耀着夺目的人性光辉。

二、双重话语融合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文艺事业也开创了新的局面。对外开放使外国文化传入国内,人文主义思想得到了文艺创作者的关注,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越来越多,红色电影创作相应受到影响。在新思想的吹拂下,社会大众渴求表达个性,自我意识逐步觉醒,电影的大众话语形态更加明显。全能角色不再受到欢迎,真正反映小人物生活的电影吸引了大批观众的注意力。越来越多观众希望电影能够探析人性弱点,追寻、宣扬真情,因此红色电影也迎来了思想上的大解放,开始转向人民大众。电影创作者以全新思维开展电影创作,使电影文化获得了启蒙。这一时期的红色电影呈现出如下时代特征:第一是对人更加关注。在人文思潮的推动下,“人”作为独立个体被放大,电影从宏大场面转向个人生活,还原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肯定了人的情感欲望,并对细腻感情进行了刻画。《小花》取材于红色小说,影片塑造的并非高大英勇的革命战士形象,而是真实果敢的普通人形象,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使无数观众为之感动流泪。《归心似箭》同样探究人的本性,赞扬了主角人物的真挚爱情,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共鸣。第二是丰富英雄形象。建国之后红色经典电影一直承担着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红色经典电影的话语形态发生改变,国家话语和大众话语不断融合,电影人物相应发生变化。此时电影中出现的英雄人物融入到现实语境之中,提升了革命历史的可信度。《毛泽东和他的儿子》中的毛主席并不是高高在上的领导人,而是一个心怀大义的父亲,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刘少奇的44天》中的刘少奇同志重情重义,电影着重表现了刘少奇与革命同仁的友情,与姊妹之间的亲情,平添了电影的艺术魅力。第三是展示历史史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国家为了继续宣扬主流意识形态,制作了一系列展现宏大场面的

革命历史影片,如《开国大典》等。这些影片与传统红色电影并不相同,史诗般的描绘再现了历史画面,唤醒了中国人民的历史记忆,使观众树立了正确的历史观念,对现实政治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

三、多元话语并存

进入新世纪以后,全球化趋势明显加快,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碰撞,文化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红色经典电影的商业化特点更加明显。在市场导向作用下,红色经典电影兼顾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启用了具有票房号召力的电影明星,采用了现代化的电影视听技术,在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并实现了社会转向,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新时代红色电影特点如下:第一,大众话语权力加大。伴随互联网的不断普及,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得到拓宽,信息解码方式发生新变,传统电影权威话语被消解,大众话语权逐步抬头。西方社会思潮涌入后,多元文化趣味水乳交融,观众对政治色彩极强的电影作品失去兴趣,对传统红色作品产生解构想法。创作者为满足观众需求,获得更多商业利润,采用娱乐化的方式制作电影。《举起手来》是红色电影的创新之作,叙事并不遵循显示规则,而是以角色为中心,以娱乐为目的,展示了一出男女老少齐抗日的喜剧,具有极强的戏剧效果,使无数观众捧腹大笑。《闪闪的红星》同样对情节进行创新,演绎了另类的搞笑故事,革命战士变为怀揣明星梦的普通人。第二,商业资本强势介入。新世纪的红色经典电影焕发新的生机,与商业资本强势介入密切相关。在商业资本的作用下,红色电影应用了现代化的制作技术,打造了视听效果绝佳的场面,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视听体验。2014年的《智取威虎山》采用了国际一流的CG技术,观众沉浸在似真似幻的电影世界中,获得了极大的心灵震撼。两年后的《铁道飞虎》同样采用最先进的电影特效技术,电影中的特效镜头超过两千,镜头画面更加生动可感。此外,影片角色扮演者成龙、黄子韬、王凯等均是流量明星,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关注。

(作者系成都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青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研究

■文/王永超

青岛是中华大地的历史文化名城,风景秀丽,民风淳朴。它不仅拥有“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独特风貌,同时历史文化渊源悠久,是中华大地的历史文化名城,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历史遗迹,素有“天然摄影棚”的美誉。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就有《劫后桃花》、《风云儿女》等大量影视经典作品在青岛取景拍摄,新世纪以来,丰富多样的传统文化、中西兼容的多层次特征都令青岛显示出深厚丰富的影视文化底蕴。2017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新晋入网城市名单公布,青岛成功被认定“世界电影之都”。崭新的时代注定会催生青岛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与现代转换,在包括电影摄制内的各个新兴产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一、悠久历史产生的丰富传统文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我国要建成文化强国,要坚定文化自信,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物古籍保护、研究、利用,加强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性保护。山东是我国重要的沿海大省,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古时的青岛,得名于因胶州湾入海处北侧的小岛,古称“胶澳”,勤劳善良的青岛先民在这片土地上依据富饶的海洋物产和发达的海外商贸自力更生,也在古中国的外交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唐代为例,日本、新罗、渤海诸国与唐朝的海上往来,大多瞄准山东半岛,通过这一跳板而与唐王朝各地展开交流,山东半岛也由此成为当时北方最具实力的海事中心。从山东沿海出发,其海上航道往来畅通,已经构成了与外界紧密联系的交通网络。1891年6月14日,清廷谕旨东来,渔村“胶澳”开始了以抵御外敌进行的设防建置,并正式更名为“青岛”。1897年,胶州湾事件后青岛被德国占领,西方文明伴随着殖民史实的进入,开启了青岛作为现代意义城市的发端;1919年,五四运动由此爆发,青岛开启了回归中国的艰难历程。在此之后,青岛人才辈出,历史文化名人灿若群星,在艰苦的“焦土抗战”、“三年改变港口面貌”等革命与建设年代之后,青岛又在1979年作为邓小平视察、到“左”的实验地率先倡导了改革开放。在悠久的历史与丰富的经历之后,目前的青

岛市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历史遗迹;而勤劳勇敢的青岛人民在长期生活劳动生产的实践中,传承了许多优秀传统文化,这些优秀传统文化是作为青岛人民长久以来的深厚积淀和文化精神。2019年11月29日,刘家义在山东省第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青岛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强调,青岛要践行创新发展理念,传承和发挥这片古老土地上吃苦耐劳、自强不息、无私奉献的精神,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在当前的发展机遇期前,如何将沉淀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文明创造性转化,依靠新兴产业进行古老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是青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研究中的重要命题。

二、百年影像历史中积淀的光影之缘

在过去100多年中,在黑与白的光影交错中,青岛城市文化学者李明曾这样概括青岛与电影的关系:“在中国,如果要寻找一座和电影同龄的城市,青岛是一个合适的目标。因为青岛是电影魅力的最早感受者,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世界早期电影史的见证者”。2017年,青岛这座与电影有着百年渊源的城市建成“东方影都”。青岛影视工业与文化的发展伴随着中国电影人百年奋斗中的浪漫和梦想,也承载了青岛大地上无数先民的奋斗与精神传承。这座古老中华北方海岸线上的城市,与电影艺术共同成长,相互成就,完美演绎了城市与电影之间无法分割的共生关系,并最终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将电影文化沉淀为城市精神的重要内核。在当前致力于打造东方“梦莱坞”的奋斗历程中,青岛不仅肩负着中国电影发展的新使命,也肩负着传承与发展青岛优秀传统文化的古老梦想。在12集系列纪录片《这片海,这座城》中,编导以千百年来青岛发展与海洋之间的亲密性,分别以《向海》、《先声》、《曙光》、《灯塔》、《潜龙》等为题,选取青岛地标的建筑、景点以及有历史纪念意义的特殊时刻等,呈现了青岛的悠久历史,彰显了青岛自古以来北方海防要塞的战略地位;《这片海,这座城》以海洋的角度展现青岛的历史文化底蕴;央视出品的系列纪录片《走进青岛》则从一名德国老人拥有的、一部八十多

年前的关于青岛的纪录片入手,讲述了青岛如何经过艰辛的斗争,最终重新返回了祖国的怀抱。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活跃的珍贵资源

在千年悠久历史中,勤劳朴实的青岛人民创造了像胶州秧歌、茂腔、胶东大鼓、孙膑拳、平度草编等丰富灿烂且极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些“非遗”项目以人为核心,展现出青岛人民代代相传的经验与精神,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据统计,截至2020年青岛市现有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14个、省级55个、市级167个。随着青岛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愈发呈现科技化趋势,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环境逐渐改变,传承人逐渐减少,传承技艺逐渐失传,原有的传承发展方式逐渐落后于时代发展要求,过去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渐式微。在电影、动漫等产业蓬勃发展之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应用于影视动漫创作,令更多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珍贵资源产生兴趣,将是一种双赢的传承方式。山东省传统戏曲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纪录片《田埂上的绝唱》系列覆盖了山东省12个历史悠久的民间小剧种,展现茂腔背后的故事与历史文化,传达茂腔、秧歌这些传统文化与国人血脉相连的精神联系。其中《即墨柳腔》、《胶州茂腔》、《胶州大秧歌》都是对青岛及其附近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俗文化的生动展现;友梦影业、云端动画合作制作的《山海经·御兽少年》则以充满想象力的方式讲述了发生在上古时代的一段传奇故事。影片以少年大禹与神兽的友情重新讲述了“大禹治水”的传说,美术上大量借鉴了崂山九水梅花长拳、地功拳、青岛面塑;故事架构上则结合了崂山民间故事、胡峰阳传说、盐宗凤沙氏煮海成盐传说,是一部极具青岛地方传统文化色彩的动画电影,非常能引发青少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共鸣。

(作者系青岛理工大学特聘副教授)【基金项目】2020年度青岛市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青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研究——以青岛高校现代学徒制技艺技能传承平台为视角》(项目编号:QDSKL2001216)

《新神榜:哪吒重生》:“朋克”思想与民族文化

■文/郑菲

追光动画影业以创作国际一流水准的动画电影为目标,以《新神榜:哪吒重生》为典型的系列影片开启了中国神话内核与现代感相交织的中国动画特辑。电影整体弥漫着浓厚的朋克气息,与日常审美迥异的画面设置同张扬个性的思想体系一齐表征影片的形与神。冷酷硬朗的服饰元素、简单躁动的音乐元素以及充斥着现代工业美感的道具与场景勾勒出朋克式的意象体系;朋克式的思想体系体现在两方面,多元化的时空体系打造出反压迫的价值观,人物对自我的认知又凸显强烈思辨性。

一、何为“朋克”

朋克即“PUNK”,诞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最初是一个贬义词。朋克最初是经济大萧条时期,英国青年表达对生活极端不满时的音乐创作,是当时兴起的一种简单摇滚乐的音乐风格,以简单的和弦不加修饰的直接表达对现实、社会和生活的自我感知。如今,朋克逐渐成为叛逆、个性、自由的代名词,代表倾向于思想解放和反压迫的尖锐立场。

《新神榜:哪吒重生》将朋克风作为影片核心特质,为传统中国神话传说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构建了一个全新世界体系,为其后将要出品的新特辑奠定了充满个性与自由的基调。

作为一部优良动画片,音乐一定是要符合片中人物情感与故事主旨的,《哪吒重生》中的音乐分为词曲伴奏和无词音效两大类,当人物纵情宣泄自我时,与之相应的音乐适时响起,勾起观众动容之情,而这些音乐大多以简单重复的和弦与相似的节奏拍子为主,躁动喧哗但又不失热血的摇滚气息扑面而来。

首先是多次出现的主题曲《赤子吃语一生梦》,这首歌由民间出身的刺猬乐队创作并演唱,没有流量明星加持,但却将充沛情感灌输于词曲之中,激烈的电音与浑厚的鼓拍节奏在李云祥生命的几个光彩瞬间迸发而出,人们似乎能够从喧嚣简单的曲调和直白率真的歌词中感受到一阵赤诚之心,那是千年前的哪吒与千年后的云祥合为一体的狂暴不安,也是两人对东海所象征的强权势力的反抗。

其次,由大张伟演唱的《嘛呢!》也作为插曲出现在影片中,这首歌曲延续了大张伟的一贯风格,足够“闹”,也足够“俗”,而这两种特点也恰好与电影故事相契合。李云祥作为普通人时脚踏飞车

的不羁模样已然足够闹腾,后来他如同哪吒一般,再次大闹东海、痛打龙王,千年前的回忆与现下场景在蒙太奇镜头中来回穿梭,尽显跳脱自由、潇洒纯粹的朋克风。而这“俗”也与底层阶级的生活情景相对应,影片中出现的街道萧索之景、百姓流离之苦在极致之俗的音乐声中一一展现,更是凸显了朋克摇滚的着眼点,即对底层边缘群体的关注。

最后,片尾曲《如此大世界》也不得不谈。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摇滚乐,但因在影片中多次出现,且每次出现唱法都迥然不同,这种复杂性、多元化的特征让这首曲子重新诠释了“摇滚”的内涵。在万乐坊表演时,喀莎风情万种地配合爵士乐伴奏吐出情意绵绵的歌词,此时的音乐仍不失躁动,台下人们随着歌声纵情舞蹈,但到了影片后半部分,尤其是几人在老李墓前缅怀逝者时,喀莎的声音再次响起,爵士乐伴奏消失不见,温柔清澈的纯净女音飘荡在空旷的墓地四周,此时的音乐完全为后面云祥为父报仇的热血沸腾服务。从欢乐爵士乐到惆怅清唱再到最后的躁感音效,可以说《如

此大世界》已经作为摇滚音乐动态发展链条中的一环而存在。

二、“朋克”式价值观:反压迫

创作者试图让故事处于一个错乱时空中,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导演与编剧的一种巧妙策略,因为只有一个时空交杂混合的世界里,才有可能出现一些具有极致朋克精神的角色,才足以最极致地呈现出不同群体之差异性。当小镇中的被压迫群体意识到自己所处位置与境地时,反抗与哪吒便共生式地出现了。

在影片开头,有一段热闹非凡的浮世绘展现,镜头慢慢在整个小镇推移,可以看到人们身着民国时期的旗袍、汗衫以及云祥哥哥身上的背带裤,近景镜头中的街道景象无一不透露出陈旧感。紧接着镜头往高处移动,鳞次栉比的现代化摩天大楼出现在天空中,李云祥热爱的摩托车与三公子乘坐的跑车都是代表着工业化现代的物品,每一帧画面都充斥着现代感,这对于已经接受民国时空

设定的观众而言,是一次强烈的感官冲击与认知洗涤过程。接下来,故事中本该是普通人物的角色也渐渐与传统神话人物相对应——走私犯李云祥成了搅动天地、无所不能的哪吒,以李为姓,与父亲合不来、有一个听话的哥哥等情节与哪吒的身世惊人相似;德家三公子则逐渐显现出东海三太子的轮廓,他的狂妄自大、欺软怕硬与罔顾人命和当年的那条孽龙如出一辙;而最后从暗影中走出的中年男子则是三千年前的老龙王。从民国到现代再到传统神话,压迫与被压迫形成了一组对立势力,男主内心深处潜藏的“朋克”精神爆发,于是哪吒现世。

三、“朋克”式个体:强烈思辨性

《哪吒重生》的朋克精神不仅体现在对价值观的破碎重组方面,而且体现在个体对自我的思辨层面,这种思辨以他人的否定为起点,以拒绝他人目光注视、坚定个性为终点,最终达到彻底反抗、彻底重建的目标。

李云祥这一角色完美诠释了个体朋

克精神的核心内涵。他出生于普通家庭,身在被强力管控、民不聊生的乱世,在周围人都对德家的管理原则坚信不疑时,只有他内心充满疑虑。此时的他尚且处于自我怀疑状态,他不信人应分三六九等,但也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苏医生的再次出现为云祥的自我成长之路提供了突破点,她认定他是英雄,在这一刻,两人的自我都得到了确证。或许苏医生便是云祥的另一面自我,善良大义的自我,而哪吒元神则代表了其暴戾强横的自我,当二者合二为一时,那句“我是谁,我做给你看”便不再犹疑彷徨,而是以坚定勇敢的语气咆哮而出。

片中的孙悟空这一角色极具道家特色,他曾经不可一世,取回真经归来却发现人间依旧如此,于是洗尽尘埃归隐于东海。他伪装为六耳猕猴这一情节令人匪夷所思,笔者更愿意将他的这个行为视作对自我的审视——当他是六耳猕猴时,他可以暂时摆脱掉那个能够击败一切却无力使人世安然的孙悟空身份,不必对自己的能力陷入终极怀疑状态;而当 he 终于摘下两双假耳,承认身份之际,也表达了对封神制度的否认和轻蔑,哪吒的重生令他对自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孙悟空并非无所不能,但却可以竭尽全力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作者系西安工业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

《视听》征稿启事

《视听》杂志是广西第一份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以广播影视研究为主体内容,兼有新闻传播和新媒体探索的当代学术性月刊,列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认定的学术期刊名单。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主管,广西广播电视台主办。《视听》创刊于2006年,全国公开发行。

国内统一刊号:CN45-1342/G2
国际标准刊号:ISSN1674-246X
投稿邮箱:gxshiting@126.com
电话:0771-2869784

广告

